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駕轡寶帶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走映水說興藏齊庫氏國走映
水說興藏齊庫氏國走映
齊庫氏國走映水說興藏齊庫氏國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醫學字帶

一

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鸳鸯宝带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鸳鸯宝带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2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034-9640-0

I. ①鸳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侠义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48100 号

点 校: 李 聪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3 字数: 13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江家庄上小萍遇良师	1
第二章	杨柳村里大侠诛恶徒	19
第三章	月夜救节妇巧中毒药镖	34
第四章	雪地斗剑光血染恶和尚	50
第五章	冤沉沉惨做同命鸟	68
第六章	恨悠悠卒报父母仇	85
第七章	避风偷听觅恶魔下场	104
第八章	嫖院惹祸根意外姻缘	125
第九章	侠女下山杀仇诛奸	156
第十章	夫妇团聚乐享画眉	168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183

第一章 江家庄上小萍遇良师

且说药枫和剑峰暗暗商定了计划之后，两人欢欢喜喜地回到家里。剑峰笑道：“咱们该喝一些酒了。”

药枫点头赞成，于是携手到书房间，吩咐童儿摆席，两人欢然畅饮。酒至半酣，药枫笑道：“老弟得此美人，真是艳福无穷。不过尊夫人得知此事，不会吃醋罐子怪我多事吗？”

剑峰听了这话，倒是一愣，立刻说道：“内子贤德过人，绝不会跟咱吃醋的。不过咱想把此美人既弄到了手，就此纳为小星，岂不是一件风流韵事？只怕柳家姑娘心中不答应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知老兄又有妙计教弟否？”

药枫听了暗想：这小子倒可恶，难道他欲把小萍占为独个儿所有吗？因为这样一个美人儿，自己实在也很想尝一尝温柔的滋味哩！心里虽然这样想，可是嘴里当然不好意思说出来，遂以手加额，故意做个沉思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柳家姑娘虽然贞烈，不过今天晚上，既然把她生米已煮成了熟饭，她当然也只好顺从你的了。况且老弟又长了这么一副讨人喜欢的脸蛋儿，只要你用一些功夫下去奉承奉承她，一个女子谁不爱风流？不是把她早已乐得心花儿怒放了吗？”

剑峰已经有了几分醉意，听他这么一说，心里就觉得奇痒难抓，全身都起了异样的变化，憨笑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你这话虽然说得有理，不过一个姑娘和一个少妇又有不同的地方。姑娘仿佛是含苞待放的花蕾，你若硬生生地把她浪凶了，她不但感不到兴趣，而且还觉得十分痛苦，比不得已成熟的妇人，她们犹若一朵盛开的花，当然是需要你加倍灌溉，所以我以为对付这个柳家的姑娘，真有些不容易哩！”

药枫想不到他还有这番言论，这就把喝进去的一口酒，扑哧的一声，不禁笑得喷了出来，说道：“老弟，你假使以为难以应付的话，那么就给咱先来把她开辟出一条道路来，然后给你平平稳稳地去走路，你瞧怎么样？”

剑峰听他这么说，不禁有些酸溜溜的滋味，啐了他一口，笑道：“你这话太不漂亮了，给你已通过之道路，我再去走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药枫见他若有不悦之意，遂忙又笑道：“咱们说句笑话，你却喝起干醋来了。”

剑峰这才也笑道：“谁跟你喝醋？老兄这次成全了小弟，小弟心中很明白，将来一定重重地相谢。”说罢，回头吩咐小童到厨下再去烫酒。

小童墨官答应一声，遂拿了酒壶匆匆地到厨下去。回来经过走廊的时候，遇见了丫鬟樱桃，遂含笑叫道：“樱桃妹妹，你到什么地方去？你这张小嘴儿真像樱桃那么可爱，给我亲个嘴儿好不好？”

楼桃啐了他一口，恨恨地逗给他一个白眼，嗔道：“你这油嘴儿再胡说八道地瞎讲，回头我告诉了小姐，看不揭了你那张臭皮。妹妹，妹妹，谁是你的妹妹？你再瞎叫，我可真的不依你。”她说完了这几句话，不知有了个什么感觉之后，却又抿嘴嫣然地笑起来了。但既笑了出来，她立刻回转身子，向院子里便匆匆地走了。墨官哪里肯放走她，遂赶了上去，把她手儿拉住了，说道：“妹妹，你这是什么话？那天晚上不是你自己承认我是你的哥哥吗？”

原来那天晚上樱桃端了一盘酒菜到小姐房中去，却被墨官在走廊里拦住了，一定要樱桃喊他哥哥。樱桃因为小姐肚子饿，生恐时间耽搁久要问原因，所以没有了办法，只好叫了他一声哥哥。墨官听了这一声哥哥，骨头立刻轻得没有四两重，从此就一直呼她为妹妹了。樱桃见他拉住了自己，遂把雪白的牙齿微咬着殷红的嘴唇皮子，瞅他一眼笑道：“你倒想煞做我的哥哥，恐怕你只有做我干儿子的资格吧！”

墨官把她拉到一株银杏树的下面，放下手中的酒壶，笑道：“只要你喜欢有我那么一个干儿子，咱总可以叫你为干娘的。我的好干娘，好亲娘，给我亲个嘴儿吧！”说着，偎过身子去，真的向她要亲嘴。

樱桃急道：“小鬼，你再胡闹，我可喊了。”这时黄昏降临大地，四周已笼上了一层薄暮。院子四周是静悄悄的，一些声音也没有。墨官胆子便大了，他猛可抱住了樱桃的身子，央求道：“我的好妹妹，你发个慈悲心，你就给咱亲个嘴儿吧！这一年来，

你是越长越美丽了，我朝思夜想没有一刻不在爱着你。妹妹，墨官也不算丑陋，难道你不喜欢跟我配成一对儿吗？你这样忍心你就喊好了，我纵然为你被小姐打死了，我心里也情愿的……”他一面说，一面钩住了她的脖子，把嘴凑到她殷红的唇儿上去了。

樱桃见墨官唇红齿白，脸庞俊美，平日原也有爱他之心。不过一个女孩儿家总喜欢惺惺作态，心里虽然是万分地爱着你，可是嘴里偏不肯说一句爱你的话。这凡是女孩儿家，大都如此。现在樱桃听墨官这样说，可见他心里确实是很痴情的，所以一颗芳心不免也软了下了来，竟没有了拒绝他的勇气。在这半推半就的情势之下，两人的嘴儿，也就紧紧地吮合在一处了。经了这么的一吻，墨官倒吻出滋味来了，一吻再吻地吻个不住。樱桃这就急道：“小鬼，好了吧！被人瞧见，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儿做人？”

墨官这才放了她手，只见樱桃的脸儿娇晕得美丽，秋波又喜又羞地像水那么动荡着，实在妩媚得够令人可爱的。他忽然想着刚才大爷和赵大爷说的几句话，他心儿摇荡起来，顿时起了神秘的感觉，笑道：“妹妹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件事妹妹听了一定也喜欢。”

樱桃见他说得认真，遂瞟了他一眼。怔怔地问道：“是件什么事情？你快告诉吧！人家小姐要找人哩！”

墨官道：“咱听大爷和赵大爷一面喝酒，一面谈心，他们谈得真开心喔！”

樱桃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要告诉快快地说，别吞吞吐吐的，我可不要听了。”她说着话，身子便向前走。

墨官笑道：“别忙，别忙！我告诉你吧！”说着，拉了她的手，把嘴凑到她的耳朵旁，低低地说了一阵，然后笑道：“晚上咱们找个地方，也跟大爷那么的试试好不好？”樱桃听他这么说，直把耳根子也羞得绯红起来，噘着小嘴儿，吓了一声，她便一骨碌翻身匆匆地奔逃进去了。当她奔到小姐房门的时候，那颗芳心还是忐忑地乱跳动着。她站了一回，定了一定心之后，方才走进小姐的房中，亮了室中的油灯。

江静波在灯光之下，见樱桃脸儿红红的，遂凝眸向她脉脉地望了一回，问道：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樱桃乌眸珠转了一转，微微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大爷在外面又要闯祸了哩！”

静波吃了一惊，急忙追问道：“闯什么祸？”

樱桃道：“今天夜里，大爷不知在什么地方要去抢劫一个姓柳的姑娘，说生得非常美丽，将来还预备把她纳作小星哩！”

静波听了这话，柳眉微蹙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樱桃道：“是墨官告诉我的，婢子瞧那个姓赵的很不正经，自从他到家里之后，大爷的人便更糊涂起来了。婢子想待晚上大爷把那个姓柳的姑娘抢劫回来，咱们告诉了奶奶，叫奶奶去撞破他们的好事怎么样？”

静波沉吟了一回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嫂嫂是个有病的人，她若得知这种事情，不是气得病更要加重起来吗？所以这个是万万也使不得。回头咱自有办法，你别声张开去吧！”樱桃听了，

点头答应。

诸位，你道静波姑娘是个怎么样的人才？原来她是金光老母的徒儿，怀了一身绝技，本领真是非常了得。她吃过晚饭之后，休息了一会儿，叫樱桃去探听大爷的行动，方知他们已经出去了。于是她隐了身子，候在院子的门口。约莫一个时辰之后，果然见有两个黑影，由西向东匆匆地奔来。只见一个套了牛头，一个套了马头，马头黑影的背上负了一个麻袋。静波暗想，哥哥真也无赖极了。遂使个小小的法术，把他背的小萍早已抱到自己的怀中来了。很欢喜地回到房内，将小萍放在床儿之上，然后解去了隐身之术。

樱桃坐在灯旁，正猜疑着小姐不知到何处去了，不料忽听有人叫道：“樱桃，你快给我倒一杯开水来吧！”

樱桃回头去瞧，只见小姐已坐在床边，而且床上还躺着一个美丽的姑娘。一时她心里真惊奇得呆了起来，连忙起身走到床边，一面倒杯开水，一面低低地问道：“小姐，你是多早晚走进房中来的呀？怎么婢女就一些也不知道呢？”

静波伸手接过杯子，瞟了她一眼，嫣然笑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却瞧得你很清楚，对灯出神，这妮子不知在想什么私事哩！”

樱桃因为刚才确实想着和墨官的接吻，现在被小姐这么一说，她那芳心倒是别别地一跳，暗想：小姐的眼睛难道真能瞧到我的心眼儿上去吗？这就红晕了娇靥，嗯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和婢子也开起玩笑来了？”

静波含笑不语，把开水灌到小萍的嘴里去。不多一会儿，小

萍嗯了一声，微微地睁开眼眸，醒了过来。她见自己躺在床上，床前坐了一个丽妹，手儿拿了一杯茶，向自己微笑。那很明显的，她不是把自己救醒的人吗？这就从床上坐起，跳了下来，向静波盈盈跪倒，说道：“多谢小姐救命大恩，难女实在感激不尽。不知咱刚才被何妖物所劫，小姐又如何相救，能告诉给咱知道吗？”

静波听了这话，知道她一定瞧到了牛头和马头，所以误会是属妖物所劫，一时忍不住又觉好笑，遂把她扶起，拉她手儿，笑道：“柳小姐，你不要客气！你刚才一定是受惊不轻的。”

小萍听她呼自己柳小姐，这就更稀罕得目瞪口呆，忙含笑问道：“这位小姐贵姓大名？不知如何晓得咱是姓柳的呢？”

静波被问，倒弄得有些难以回答，遂微笑道：“咱姓江贱名静波……因为刚才师父托梦给咱，说有个姓柳的小姐被妖物所劫，嘱咱相救，所以咱就飞身出外，不料果然见柳小姐被两个妖物负在背上，故而把你救了回来。”

樱桃在旁边听小姐圆了这么一个谎话，忍不住感到有趣，这就抿嘴笑起来。小萍自然非常感激，把她手儿摇撼了一阵，说道：“江小姐，你真是咱的重生父母一样的了，叫我真不知如何报答你才好哩！”

静波忙也说道：“柳小姐，你不用什么报答的话，咱还不曾请教你的芳名叫什么，家住何处，如何被两个妖物所劫的呢？”

小萍道：“咱的名儿叫作小萍，家住柳家村，爸爸名叫柳文卿。”

静波对于前辈英雄柳文卿的名字，当然也是知道的。这就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：“哟！你原来就是大侠柳文卿的女儿吗？这两个人真也好大的胆子，如何到泰山头上去动土，那还了得？柳小姐，你现在被劫了不知爸爸已经知道了没有？”

小萍道：“咱并不是在家里被劫的，所以爸爸也许还没有知道吧！”

静波听了这话，心中好生不解，遂又问道：“那么柳小姐在什么地方被劫的呢？”

小萍听她这样问，一颗芳心，自然十分悲酸，还未开口说话，她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静波见她翠眉颦锁，花容笼罩了片片愁云，似欲盈盈泪下的神气，在灯光照映之下，倍觉楚楚可怜，遂拉她到床边同坐下，向她柔声儿地问道：“柳小姐，你大概心中有很悲伤的事情吧！假使你不当我是外人的话，那么你就告诉给我知道好吗？”

小萍眼皮儿有些红润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江小姐，你是不知道咱的命苦哩！”说到这里，不免掉下泪来。但仔细一想，在人家房中落泪，这似乎叫人家要不快乐，所以她立刻又用手背擦干了泪痕，说道：“前月表哥白犹龙到我柳家村来，爸爸见他生得一表人才，而且武艺出众，所以把咱许配给他，谁知这次他回云南去，半途上却被凤凰坡寨主杀死了。咱得此消息，真是心灰意懒，想咱命薄如纸，绝无幸福的日子。感念尘世繁华，也无非过眼烟云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故而立志出家，预备终身皈依佛门，以修来生。不料在莲花庵里还未剃发正式为尼，今夜却被

妖物劫去，若非江小姐所救，我恐怕早已死于非命的了。”

静波听了这话，方才知哥哥把她是从莲花庵里劫来的，遂问道：“柳小姐立志出家为尼，那么你的爸妈倒允许的吗？”

小萍叹道：“虽然爸妈都竭力劝阻与咱，是咱的主意已决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只好答应我了。”

静波道：“柳小姐，你这样年轻的姑娘，将来前途正有幸福的乐园，如何可以轻易地出家为尼姑呢？所以我劝你千万打消了这个主意，明儿咱送你回家吧！”

小萍听她这样说，心中暗想：我住在外面确实是太危险了，看在莲花庵中也不过住了五六天的日子，不料就出了这个乱子了。反正我只要立志给龙哥守节，那么就住在家里也不要紧。因为在家中有爸爸，有哥哥……他们都是有本领的人，妖物当然也不敢再来了。小萍想定主意，遂抬起脸儿，秋波膘了她一眼，很感激地道：“江小姐的金玉良言，难女敢不遵命吗？不过此恩此德，难女实在没齿不忘。假使江小姐若不见弃，那么咱们就此结个姊妹，也好叫难女慢慢报答，不知江小姐心中以为怎样？”

静波听小萍这样说，芳心大喜，遂一撩眼皮，露齿笑道：“妹子亦早有此意，只不过未便启齿罢了。现在柳小姐既这么说，那还有不好的道理吗？不知柳小姐今年青春多少？”

小萍笑道：“妹子今年十六，江小姐呢？”

静波也笑道：“咱们同庚，不知你哪一月生日？”

小萍道：“我的生日很大，是三月初五生的。”

静波笑道：“这样说来，你还是我的姊姊，我是五月初十

生的。”

小萍道：“那么我就不客气地做了你的姊姊，妹妹，咱们既认了姊妹，不是也该对天一拜吗？”

静波听了，点头含笑，遂和小萍牵手站起，向着窗外的天空，就此拜了八拜。

樱桃见两人谈谈说说，竟结成了姊妹，那似乎出乎意料的，心里也很欢喜，遂泡上两杯热气腾腾的香茗，放在桌上，向柳小姐叫声“大小姐”，说“婢女樱桃叩见”。

静波道：“这是丫鬟樱桃。”

小萍道：“今日不带银两，改天再赏你吧！”

静波笑道：“姊姊！你别客气，这个妹子会给你代替赏她的。”

小萍这时在项下解下那块血红的如意石，交到静波的手里，含笑道：“妹子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而且咱们又结了姊妹，愚姊无以为报，把这块贴身的如意石赠给妹妹，算咱们做个纪念吧！”

静波接过那块如意石，只见红润若玉，十分可爱，这就非常喜欢，一面悬在自己项上，一面在头上拔枚翡翠的花朵来，交给小萍，笑道：“这是母亲在日给我的一对解语花，现在把这一朵送给姊姊，一朵我自己留在身边，咱们也留个纪念吧！”

小萍接过一瞧，见花朵的旁边，尚有一只小小的鸯儿，遂笑道：“那么妹子的一朵呢？你倒拿给咱瞧瞧。”

静波遂把头上另一朵又取下给她瞧，小萍见那朵旁边却是一只小小的鸳儿。这就扬着眉毛，扑哧地笑道：“这是一对鸳鸯呀！

妹子送给了姊姊，明天给自己交换订婚信物的时候，不是没有了吗？”

静波红晕了两颊，啐了她一口，笑道：“咱把那朵鸯儿给了你，那就是表示你是咱的妻子呀！”

小萍把纤指到颊上去羞她，静波哧哧地一笑，也不禁赧赧然起来了。两人笑了一回，遂把花朵各自戴上。静波向她又低低地问道：“萍姊，你的爸爸是个有名的剑侠，但是你怎么就一些本领也不会呀？”

小萍道：“静妹，你不知道，咱自小儿就多病多痛，身子十分单薄，对于拳术之事，却无心学习，说起来我妈妈也是个武艺精通的女子，只可惜在咱周岁的时候，她就不幸被圆明僧一镖打死了。”小萍说到这里，叹了一口气，忍不住又伤心起来。

静波很惋惜地道：“那么你自小儿就没有妈的了，圆明僧真可恶，后来你爸爸可曾向他报仇吗？”

小萍道：“还只有到现在，我的哥哥和表哥等方才把这贼秃结果了。”

静波道：“原来你哥哥倒有本领的吗？”

小萍点头道：“我哥哥本领很强，他是拐脚僧金罗汉的徒儿。”

静波凝眸哦了一声，又低低问道：“那么姊姊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呢？”

小萍道：“人倒不少，我祖母、爸爸、后母、哥哥……”

小萍正说到这里，忽然见樱桃脸色慌张地走进来，说道：

“小姐，不好了，大爷要到你房中来了呢！”

静波听了这话，心头也暗暗焦急。

小萍见她们这样惊慌的神情，心中好不奇怪，遂问道：“妹妹，大爷是你的谁呀？”

静波道：“是我的哥哥。”

小萍道：“既是你的哥哥，那么也就是我的哥哥，彼此见见也不要紧，何必这样害怕呢？”

静波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哥哥有一种贼脾气，见不得陌生的女子，不然，他就要发老毛病的。”

静波一面说，一面把小萍身子拉到衣橱边，拉开橱门，要小萍躲到衣橱里去。小萍被她急得没有了主意，因此也就情不自禁地跳进衣橱里去了。静波遂掩上橱门，这才装作毫不介意的神气，歪到床上去躺着了。

诸位，你道剑峰为什么要到妹妹房中来了？原来他欢天喜地的把小萍劫来，放在榻上，和药枫除下头上的牛套马套，向药枫连连拱手，笑道：“老兄，劳驾劳驾，明天一定给你喝个痛快是了。”药枫没有办法，也只好悄悄地退出书房，自向卧室去了。这里剑峰关上书房的门儿，回头向榻上望了一眼，心中是不住地荡漾，忽然暗想，不要把她闷死了吗？遂三脚两步走到榻旁，把麻袋口儿上的绳索解去。这就见有个黑蠢蠢的头儿探了出来，接着还“晓”地叫了一声。剑峰定睛仔细望去，不禁吓得向后退了两步，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你道为什么？原来麻袋里哪儿有如花如玉的美人儿，却是一只又胖又脏大猪猡哩！他啊哟了一声，顿时